

約譚孔文和陳智德到筲箕灣訪問。從中環出發，海港半空濁黃，特首稱為煙霞，美麗說法掩蓋藍天。舒巷城筆下的霧，隱喻遮閉本土的外來問題，他對香港的見解獨到又超前。作家代表作《鯉魚門的霧》落在對文字和圖像同樣觀察細膩的劇場人手中，想見兩種媒體怎樣成親。

# 鯉魚門的 夜與霧

浪人劇場兩年前在一個本土作家文學活動上首演短版《鯉魚門的霧》。那次改編，譚孔文發現小說雖短，卻是承載很多東西的大容器，打動他的是貫串其中的主題。譚孔文說道：「是人隨着時間過去感受到的孤獨狀態。舒巷城抽離地觀察，我很認同，我自己也徘徊在這種狀態中生活，所以再次改編。」

## 舒巷城 吸力強大的黑洞

改編過劉以鬯的《對倒》和董啟章的《體育時代》，譚孔文對文字跨進劇場有一定經驗。「舒巷城和董啟章一樣，像吸力強大的黑洞，有能力把身處時代的人和事吸進去，然後化出來。」阿譚說。

舒巷城原名王深泉，一九二二年生於香港，成長於西灣河和筲箕灣，那裏的街坊人情經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。作家一九九九年病逝，其作品成為認識香港故事必讀。《鯉魚門的霧》寫於一九五〇年，故事說「行船佬」梁大貴重遊十五年前離開了一直生活的筲箕灣，過去的人和事裹在霧裏，建成記憶迷宮。



《鯉魚門的霧》收錄於《舒巷城短篇小說選》，封面畫作由黃黑鸞繪。

## 都市發展 掩蓋了人情

上次演完，譚孔文認識了研究舒巷城的陳智德，於是找他擔任文學指導。阿譚要求演員讀原著，也讀舒巷城寫西灣河的長篇小說《太陽下山了》，覺得是前傳。陳智德認為兩部小說共通，都在說霧是遮閉本土的一些外來的問題。他帶來了一本作家用早期筆名寫成的《霧香港》，引證作家愛用霧的隱喻。「他在講香港都市發展掩蓋了人情，跟今天說的地區重建可以互相參考。」

劇本有情節講梁大貴回憶小時候媽媽叫他出去玩，看了花燈和賣武之類。阿譚說：「初頭，飾演梁大貴的演員一邊講台詞回憶過往，其他演員用形體做出種種藝人的模樣，後來覺得怎樣努力也沒法捉到當時的質感……之後想通了，我發現重要的是梁大貴拼命回憶，用他四十歲的身體設法重做十幾歲時見到的和感受到的。有趣呀，演員做得笨拙，正正反映我們設法回憶過去，很想重現當時，告訴別人那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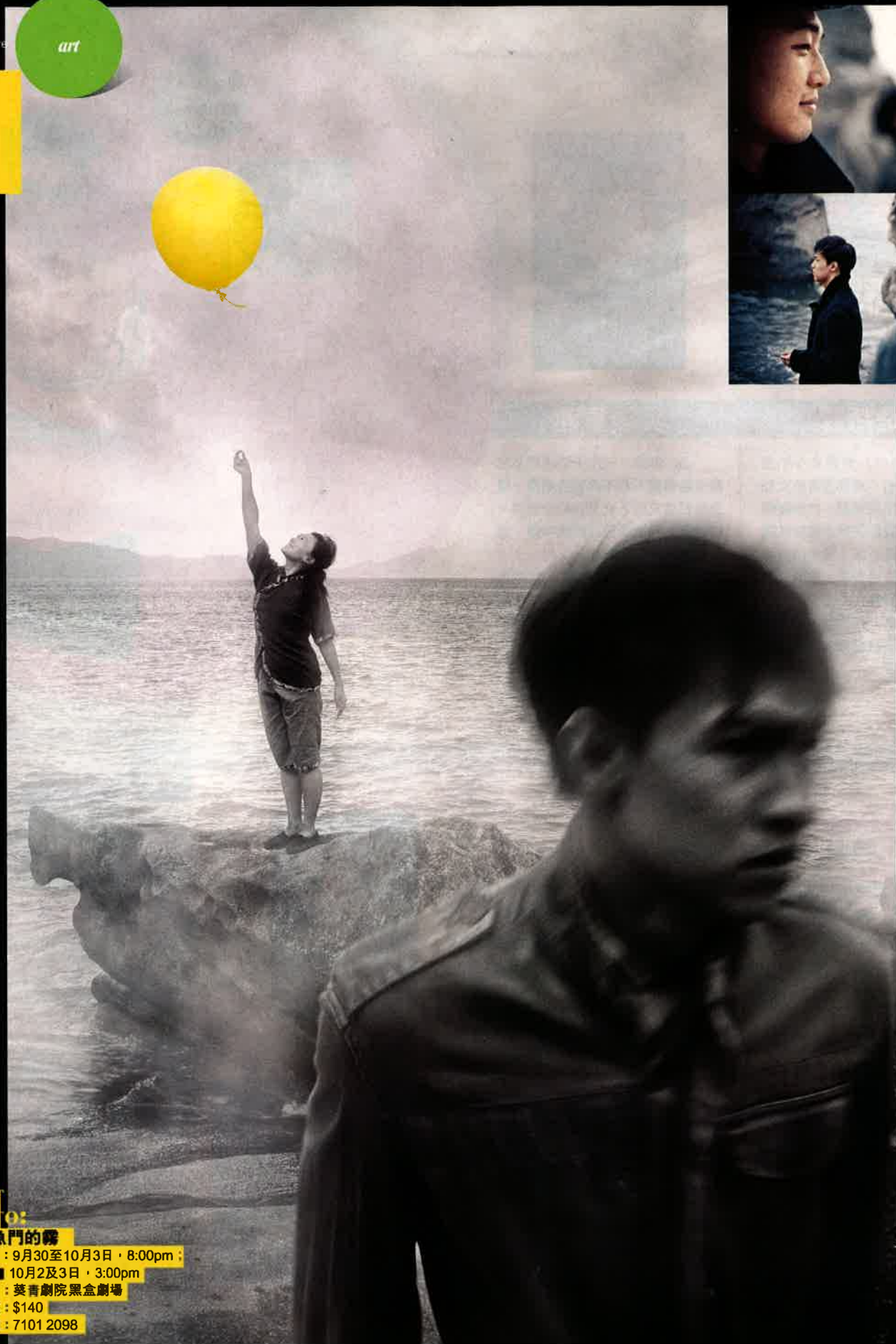
## 邊緣角落 里巷人情更濃

陳智德說：「舒巷城用心觀察香港事物，而且有他特定的角度。他關注位處城市邊緣的筲箕灣和西灣河，覺得這些地區才代表到香港的里巷人情。站在這個角度看城市中心，他覺得商業價值扭曲人性。舒巷城對一個地方有批判，有感情。批判是出於有感情，對一個地方著緊。」

到筲箕灣譚公廟一帶拍照。百年廟宇曾是漁民祈福、議事和辦學重地，今天佇立高架公路旁。廟旁埗頭，間中有小艇往返。小說寫「那時候，埗頭周年都熱鬧，四季都『熱烘烘』來往着各種各樣的人。」譚公廟對面的東大街，在梁大貴眼中是「鄉鎮式的又狹又長又古老」……



譚孔文（右）：「小說《鯉魚門的霧》雖短，卻是承載很多東西的大容器。」旁為陳智德。



**info:**

**鯉魚門的霧**

日期：9月30至10月3日，8:00pm；

10月2及3日，3:00pm

地點：葵青劇院黑盒劇場

門票：\$140

查詢：7101 2098